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後趙錄六

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于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奭一作象爲庶人夏四月辛未晉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

巴郡江陽獲蜀將李閎黄桓等又欲率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咸康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髙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

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伸于强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晐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胡之强弱胡之强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一作矣自勒初起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内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内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

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内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爾賊（一作胡）前攻之爭疆場爾得之為喜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重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聞而

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昔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强不及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而以沔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内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爾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

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爾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弟懌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假節鎮魏興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虎燕復遣別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為鎮遠將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晃支為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旂八月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石鑒石閔李農張貉一作張賀度下同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荊揚北鄙九月石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陷沔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

豹孩元郝莊隨相蔡熊等五人張駱攻邾城敗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寶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西陽太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黄冲歷陽太守鄭進以郡迎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級乃潛師而退遂掠漢東擁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李宸為御史中丞特

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甚厚巨竟以疾卒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一作簡）已來遂在戍役之所（一作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華族（華族一作舊族）隨才銓敘思欲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冬十月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率衆

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于遼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至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臨漳滏口祈之久而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

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
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
遂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徙皆當申奏不得輒
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又命佛圖澄自行
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是年大
收秋七月虎遺漢主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
江南九月尚書令夔安卒虎將討慕容皝命司冀青徐
幽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

軍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以供軍征之用一作調一作備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兖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内馬少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斂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為令僕之責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為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

宛陽大閱于曜武場冬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出皝入自蠮螉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甲第是月挹婁國一名肅慎氏遣使通貢虎召其使而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閎自晉來奔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

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閎以死自誓若得
返蒐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
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亡命之夫爾于趙
何損壽既號竝日月跨僭一方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
反取誚戎裔不若直書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矢
石砮遺壽曰使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于是遣閎
歸報備物以酬之閎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内下詔
曰羯使來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領

職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刑賞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邃往以鬧政致敗殷鑒不逺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周有子穨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憚虎之盛遣别駕馬詵來朝虎初大悦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

斬諫侍中石璞諫止之_{詳具璞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內馬少乃下令禁民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宮室自襄國起閣道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

輙一宫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黄門宿衛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内外大小行宫夾道樹榆㰌暑之月人行其下冬十二月作臺觀行宫四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有赤橋之宫勑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没猛獸所食者三分居一兼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

三貝邱人李宏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讚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羅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宫蹕路思二神為先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

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戚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躓盈途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恐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權（一作要）欲求媚于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壯儲威宣悅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

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宫於是諸公咸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疋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孥多鬻子以充軍須猶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一作獸一夕忽移于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

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為雌產一狼子即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初成

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句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帢彷彿微出虎大惡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建武九年夏五月虎帥衆伐慕容皝爲皝所敗時晉建元元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荆等諸軍事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已任遣使東約慕容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車騎將軍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等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

軍趨丹水温為前鋒水督帥衆入臨淮竝為所統虎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奔降丁丑康帝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沒八萬餘人將自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黨歸順宜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前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厭沒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為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頫之士懷仁抱義食胆飲血罹

其禍酷心存倒懸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荆州刺史亭都侯翼高旂連雲組練暎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飇之掃落葉也八月太白犯歲星歲星在軫虎遣寧遠將軍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太子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于虎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内湛秦公韜沉湎好獵生殺拜除皆扁所決

權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巳下望塵而拜惟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闡將馬主皆復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降并獻駿馬萬匹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軍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張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

士詰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
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淫酒荒獵常
懸管而入所聚羣兇因以肆虐征北將軍張賀度嚴衛
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召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
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鴈數百
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
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
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

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宫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位在左右光禄上置鎮衛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軻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賔異客音吉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

受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勒既擒曜秦人東徙�

留長安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不應親駕往視

亦高卧不起迫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於永

昌乙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

軻所向軻在永昌虎每有饋餉輙口授弟子使為表謝

其文甚美覽者嘆其有深致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

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晝行遣魁

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軻視而

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
褥潁川荀鋪好竒之士也造而談經瞑目不荅發輌被
露其形大笑之輌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於是咸以焦
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
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敎授不絶其後秦
州兵亂輌弟子以牛負輌西奔為戍軍追禽遂為所害
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瓘攻王擢於三交城擢敗
奔還太子宣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

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因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太史令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爾虎乃下詔追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漳水

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剋而還黜為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六月又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先一作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以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

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惟元日乃開立二時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來降冬十一月虎初起河橋于靈昌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工五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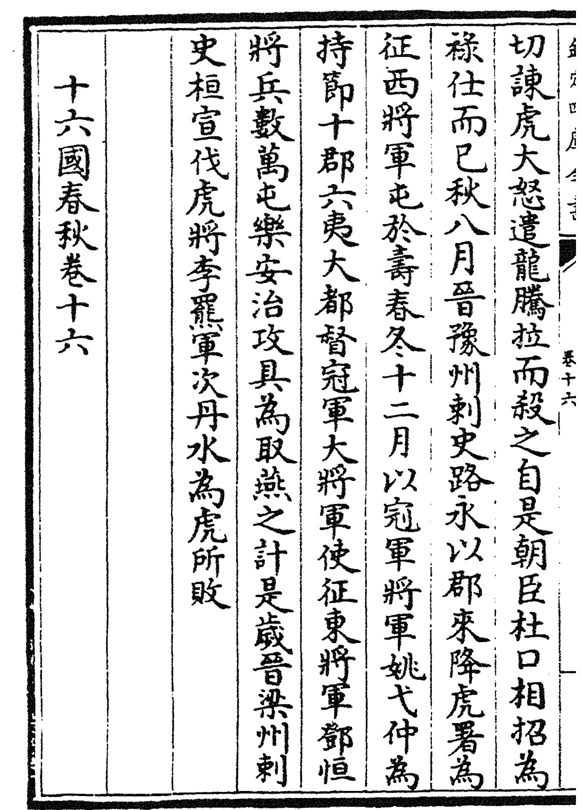
侍郎崔收沉璧於河明日所沉之璧流於渚上波蕩上岸地震水涌樓臺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寵于宣頗預朝政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

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為冠
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為
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察之信然徵鑒還鄴
收松下廷尉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并
州十六萬人一作四十餘萬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
大不堪乘馬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帥工匠四千
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格
獸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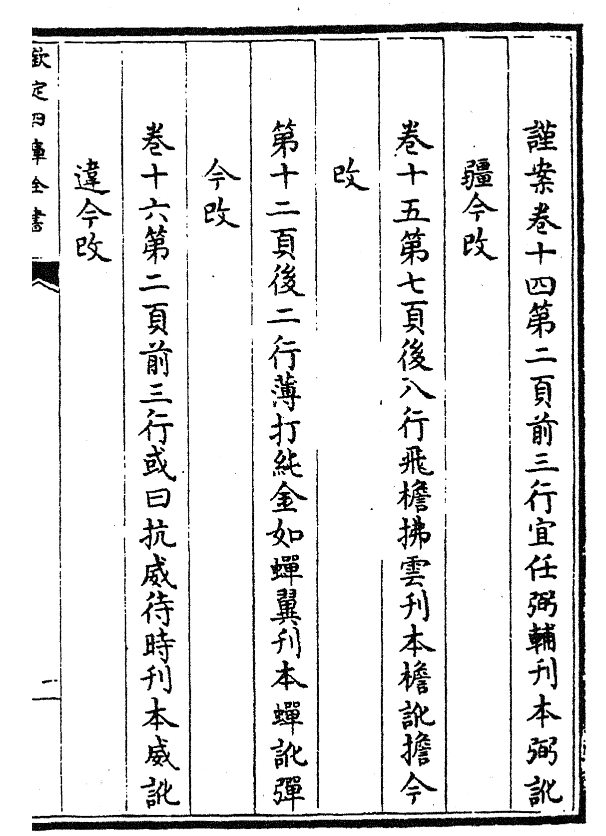
舁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
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尅期將
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為獵場使
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
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
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又發豫荆兖
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
州牧官增置內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

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脇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為能封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懐綏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



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禄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路永以郡來降虎署為征西將軍屯於壽春冬十二月以寇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為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史桓宣伐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虎所敗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謹案卷十四第二頁前三行宜任弼輔刊本弼訛彊今改

卷十五第七頁後八行飛檐拂雲刊本檐訛擔今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薄打純金如蟬翼刊本蟬訛彈今改

卷十六第二頁前三行或曰抗威待時刊本威訛違今改

第六頁後二行而主遂爲恒法據晉書主下當有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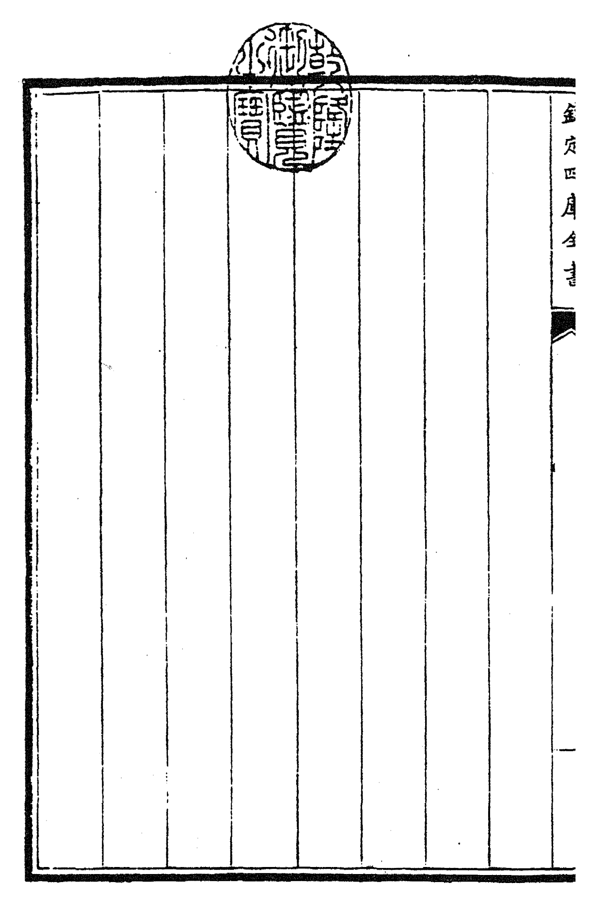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後三行摧殄羯冦刋本殄訛珍今改

第十四頁後三行置鎮衛將軍刋本衛訛位據晉書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仰稟三光刋本光訛方據晉書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輙拔爲冠下據晉書當有纓字

後一行其車使二十人舁之刊本舁訛昇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後趙錄七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因之冠軍將軍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

海内也傾宮瓊臺一作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宫足康帝宇又修長安洛陽宫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恐為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宫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

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顧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省之不悅憚其強直寢而不納弗之罪也為之停長安洛陽作役於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旻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絶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衛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又使涼州刺史麻秋征西將軍張伏都一作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遣中堅將軍謝

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是年虎晝寢永安宫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宫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蠶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

軍率司并州兵二萬餘人為秋後繼凉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凉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秋軍後秋退凉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勲魚汲死之失軍士三千餘人秋單馬奔大夏尋與石寧進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寧戰于沙阜寧等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擊重華

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衆來拒八月戊午秋逆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貪而無禮既據十州之地聚歛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邯鄲城西石子崗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

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郡（一作羣又作麟）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一作塘）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五月發五百里內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行旅作役凍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乃誅尚書令宋（一作朱）軌以塞天災又於華林苑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

注天泉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奇花民間有名果虎作
蝦蟇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
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
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
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趙攬申
鍾石璞等上疏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
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没無恨矣促
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

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獻黄鵠雛五頸長一丈聲
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化為龜故或又名玄武
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
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之於殿庭又鑿北城引水
于芳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鄴有一妖馬
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宫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秋九月
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

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於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爾宣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至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軺車一作輦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獸有屏一作迸又作奔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

戰慄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冐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泰公韜出自并州遊於泰雍亦如之宣數惡韜秉政終有代巳之意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冬十月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來降自河以南氐羌始皆來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者以為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力士鉅鹿楊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西入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臨喪吾因行大

事無不濟矣柸等許諾秋七月宣將殺韜乃先詣寺與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爾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召澄問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

使少者不惛惛即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社日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没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閒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𩟃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𩟃與僚屬讌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

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十餘人夜緣獼猴梯而入斫殺韜於精舍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恐在蕭牆之内慮生非常鑾輿不宜輕出虎以佛圖澄先誡乃止遂嚴兵發哀于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懼其不入乃

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一云敗乃事矣科踰牆獲免虎馳使收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皆亡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

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羮飯以豬狗法令食之取殺韜刀箭砥其上血哀號之聲震動宫殿佛圖澄諫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含怒加慈者福祚猶長尚有六十餘歳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宫也虎不從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

腹如鞱之傷四面縱火炯炎際天虎築中臺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呌至於帶絕時人莫不為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廢其母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官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

攬言于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耆少女於芳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邽也張

豺獲劉曜幼女安定公主年十二有殊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宫其母皆出自娼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輒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疏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

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以昭儀為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勲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為太傅嘏為少傅冬十月虎使苻健寇竟陵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故澄言及之十二月辛

已大雨霖虎閙佛圖澄澄曰其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是年造刀一口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隷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改元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為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宫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在赦例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

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拔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為犢所敗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奔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鎮長安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虎遣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征西

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略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時寢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面授方略破賊而以食食我我來覓食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也欲引還

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于為逆旣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為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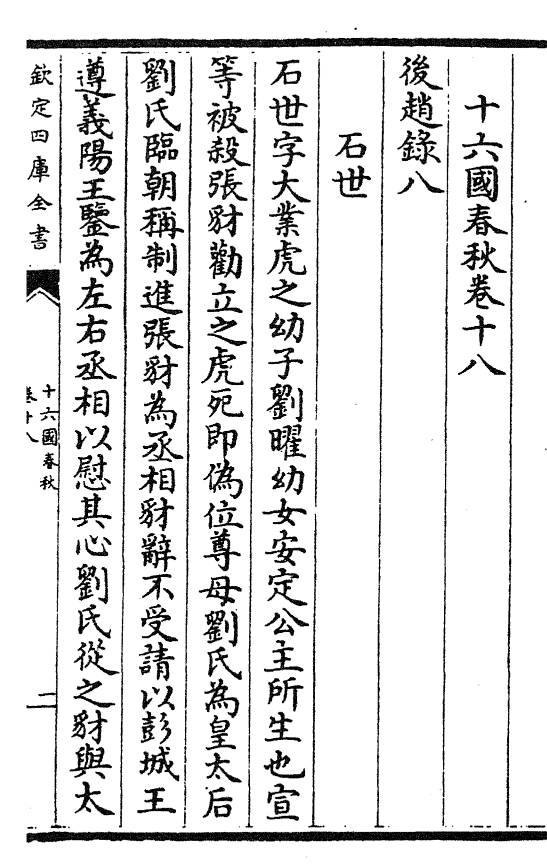
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履劍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二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重始平人馬昂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北犯河鼓洛陽一作濟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硤上夜忽鳴喚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脚夏四

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竝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復使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

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禁兵一作兵馬或言乞以為皇
太子虎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左右
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
行者尋惛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
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仰藥而死已巳虎薨
於金華殿及遵僭立葬於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太
祖虎以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

年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十八

後趙錄八

石世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即偽位尊母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

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謀告之農懼將騎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隷校尉以為已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屯於河内時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石榮王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説遵曰殿下長

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虚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

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犲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今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官能弭之乎一云可以弭否犲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下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已丑遵北至安陽亭張犲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閤斬犲于

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僣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巳下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為譙王邑萬户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祇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僣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偽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氏為皇太后立

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樂平王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宫内府庫至于閶闔諸門觀閤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冲鎮薊

聞導殺世自立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導輙廢而殺之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餘十萬軍次苑鄉遇導赦書冲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冲將陳暹曰彭城篡弑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導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導假武興公閔黃鉞金

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是月遵遣中黄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聞趙之亂出屯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

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
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
大都督率衆三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
春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
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
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以李農一作李苑為
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遣王龕李邁領鋭卒三
千來迎龕等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為農所敗李邁死之

士卒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裒遂不能進八
月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
王苞時鎮長安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
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
豪帥知其無成竝馳使告晉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
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
戍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
京兆太守劉季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

以應勲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鄴之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勲遵遣車騎將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為名因刼苞送鄴勲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勲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髙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

皆畏憚之既爲都督總内外兵機乃懐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議于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

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刼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彦周成率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石鑒

石鑒字大朗一作郎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竝錄尚書事張舉為太尉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通和連

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鑒遣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

伏都銖等率衆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毁金明門而入鑒懼閔農殺巳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伏都有膂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諸夷敢稱兵杖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朗一作簡少府王欝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搆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勑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趙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人不為巳用頒令内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胡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胡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

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沉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閔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汝

陰王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
戰于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
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
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沉等使乘虛襲鄴
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
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
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
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晉穆帝永和六年歲在庚戌滅

十六國春秋卷十八

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後趙錄九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佳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

無前歷位將兵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陣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閔既殺鑒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

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一作衛）復姓冉氏（一作易姓李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髙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封

子允為太原王明為彭城王裕為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王祗聞鑒之死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祗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趙昇等五月晉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衆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衆敗績死者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苻健率衆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等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緜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遣使備禮徵隴西辛謐謐字處道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静不妄交遊長安既陷没於劉聰聰拜為大中大夫不就勒虎之世

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
至是閔復徵之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
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
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
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
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謚聞
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
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

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喬松之壽永為世
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閔率步騎十萬攻
祗于襄國署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
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禄大夫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
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仇敵今之欵附
苟存性命爾或有剌客變起須臾悔而悔之何所及也
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
之號深思聖王包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于澄定聞

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
室返耕祗急廹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
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
於姚弋仲三月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復遣子襄
率騎三萬八千至自聶（一作陽）頭儁遣將軍悅綰率騎三
萬至自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
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黃丘兵皆敗績士卒略

晝睦戚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牽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姚襄戰琨

及悅綰適以兵至去閔軍數里踈布騎卒曳柴揚塵閔軍望之恟懼襄琨綰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軍大敗潛還襄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琳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物殲盡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已潛還人無知者內外兇兇訛言閔已敗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

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之初閔之為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司徒時段末波之子立義將軍段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徙于繹幕祗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于明光宮

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宫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耶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閟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祗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

于單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寧奔栢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五月祇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衆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晉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將軍白同幽州刺史劉凖降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黄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

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犍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勅諸部各帥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傑竝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月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永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衆伐常山常山太守蘇彦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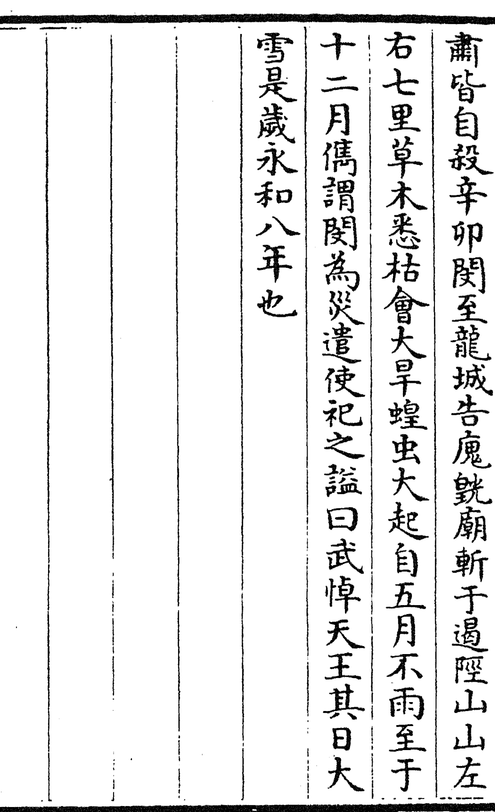
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為内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絶顯領軍將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已剋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

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衆我寡宜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一作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吾等何為坐待戮辱皆自殺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精銳燕衆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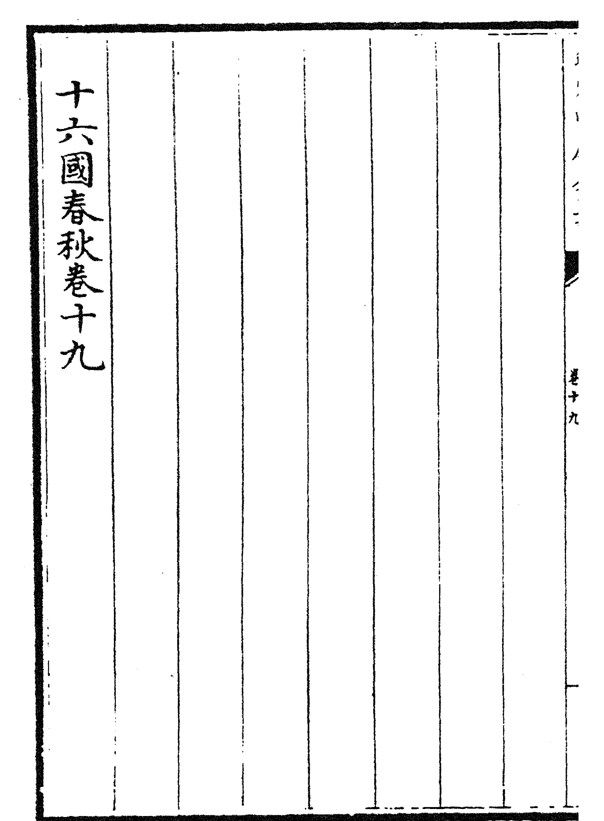
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仗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至從旁夾擊大破之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恪所擒殺僕射劉羣并執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復送之龍城閔子操

奔魯口五月慕容評率衆攻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彥棄常山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謝尚時晉建威將軍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六月施遣衆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得

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懐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騰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



肅皆自殺辛卯閔至龍城告庬魮廟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會大旱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謂閔為災遣使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

後趙錄十

石肇

石肇勒之昆弟也勒既貴顯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參佐輔之（輔或作補）為聘廣川劉典兄女肇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為子冒姓石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晏駕丞相便相陵籍如此恐皇祚之滅殆不復久真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被踈斥軍旅不復由人宫省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兗州據廪丘挾南陽王恢為

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兖州失期不剋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炙而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為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千鎮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予奪悉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為名

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前鋒大都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機帥鮮卑部衆二萬為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為之後繼進次蒲阪機與挺戰于潼關挺敗死虎退屯澠池鮮卑寇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雞頭山為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冒姓石氏仕勒為汲郡内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于陽翟生敗退守康城聰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春不剋遂剋逡遒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宄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

州振蕩遺黎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踞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旣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為寵將亦何賴聞之者或猶有悼

況身嬰之不能憤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破項羽比諸古人一作今未足為喻聖上寛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纍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踴躍𪗋嗟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

荷國寵雖實不敢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信所具
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因遣督
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之為虎所殺

石邃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也少而
雄慧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為左衛將軍都督中軍
事遷征東將軍轉冀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
嗣位虎為丞相魏王拜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冊立為天王皇太子使省可尚書奏事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有深寵通賄賂預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因封芝為宜城君虎每顧左右曰司馬家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若其不然吾豈有今日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孝何言至是也邃有一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巳得病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遂信澄彌篤遂自總百揆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與賓客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笞責之遂甚慍恨將圖簒逆私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廣大倘發吾謀敗乃

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必過遼遼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旣入坐未定便起遼固留不住所謀遂寢遼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冐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遼稱疾不視事潛與宫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别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

叩頭固諫不聽行數里騎皆逃散邃亦昏醉而歸虎聞邃有疾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思澄言而止既而瞑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尚書往覘之邃母鄭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邃怒皆殺之虎聞大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于大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

遂為庶人其夜殺之并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不能解未幾事發其言始悟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母齊氏所生本娼也以賤故不甚寵愛勒取以為兒愛之甚重忽暴病死三日將殯勒歎曰朕

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因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年署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僭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為公遂為章武公累遷大司馬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羣兇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張賀度以邊防宜警屢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大怒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

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度
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
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
賀度告斌于虎虎勅尚書張離持節帥騎召斌鞭之三
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
手殺五人一作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
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
親任十餘人未幾復以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

事虎既誅宣議欲立斌為太子張豺諫止之乃立世為太子進斌爵為王尋遷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于滎陽東虎既寢疾遷丞相錄尚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懼斌之輔政將圖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使雄矯詔殺之

石樸一作璞

石樸字元眞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曾孫也為人謹厚無他材執洛陽之亂没於石氏勒以樸與已同姓俱出河北引為宗室寵待彌隆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强盛涼州刺史張駿憚之遣别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蹇傲虎大怒欲殺詵樸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區區河右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康君臣復延數年之命矣

勝之不為武不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若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詞甚切直虎不納冉閔之世歷位司空羌胡之亂為軍士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鬻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將軍劉

琨得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聰僭位拜勒爲上黨公進封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追謚元昭皇太后

勒后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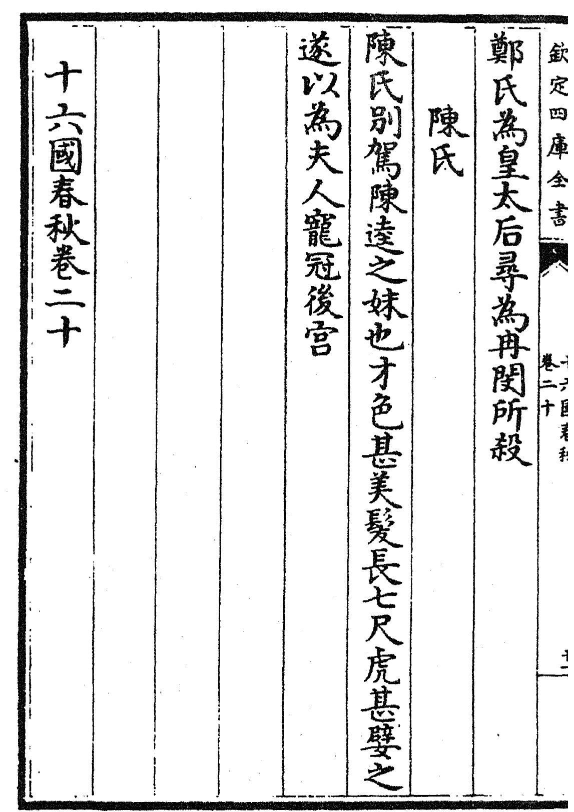
勒后劉氏侍中劉閏中妹復一作別部胡人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德寵張裨反于襄城后拔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畧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吕氏

輔漢之風然嚴整婉容性不妬忌尤過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年立為皇后勒死弘即位尊為皇太后虎專權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徵兵討虎謀洩虎廢而殺之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歎其貌于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彭城王遵虎為魏王稱鄭氏為魏王后及即

天王位立為天王皇后太子邃既以殘暴伏誅鄭氏遂廢為東海太妃性甚讒妒先是虎拔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妹為妻至相敬待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猝病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于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前訴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尊



鄭氏為皇太后尋為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駕陳逵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甚嬖之遂以為夫人寵冠後宫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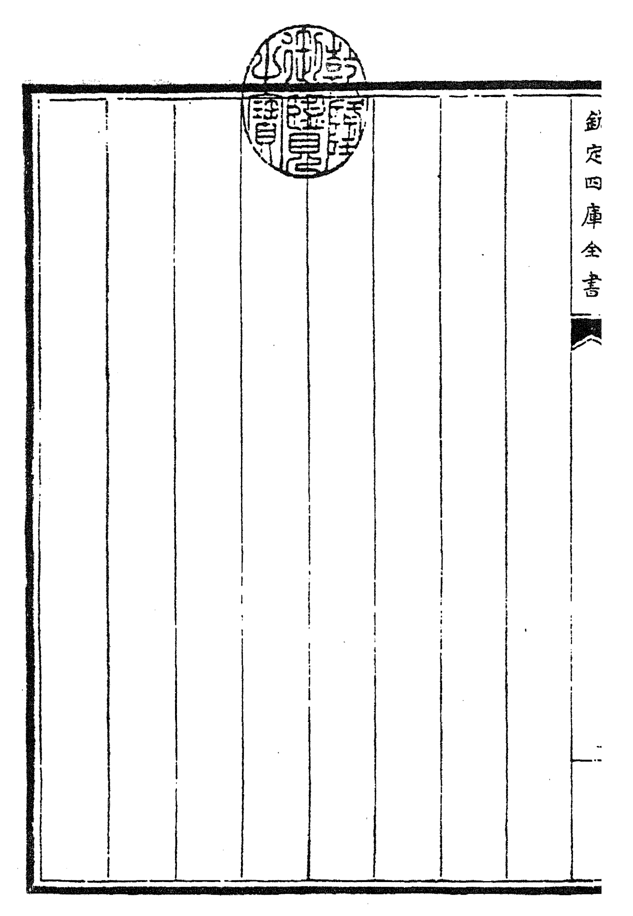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七第三頁後五行邯鄲城西石子崗上

刊本邯鄲訛鄲今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戍卒皆隨之刊本卒訛率今改

卷十九第五頁後五行陛下圍襄國經年刊本經

訛階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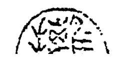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一

後趙錄十一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一作白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學生論辨疑滯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永嘉四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弘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一作經

咒役使鬼神以麻油雜菌芝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如面對亦能令潔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擾亂乃潜伏草野以觀時變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畧畧素奉佛法澄至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

勒試之果驗甚重之於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時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避冡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所之既而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

明旦造之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取水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來出諸人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乃大至隍壍皆滿澄閉目端坐嘆曰後三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

取奴奴逆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曜襲偽位遣弟中山王岳來攻勒遣石虎率衆拒之大戰洛西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時在襄國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忽嘆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勒既平曜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内無得食俄而石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勒諸子多送

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
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
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
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
史悉助舉輿升陛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
坐者皆起以彰其尊勅司空李農朝夕問候起居太子
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一云尊敬莫與為比）時支道林在京師
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

寺中弟子徧于郡國甞乗坂輦于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國㑹法佐從襄國還相遇于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説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後郭黒畧將兵攻長安北山隨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畧還自説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畧得其馬故得走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𨻶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瞋曰吾奉佛供僧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旦澄入見曰陛下前身係為大商經罽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吾其一也有得

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雖身乃王晉地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法供僧而致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刼垂死因燒香呪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為賊所刼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内違戒殺生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

慈仁顯暢法道不為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兇愚無賴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興福祚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為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為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悋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被殺戮黄河中舊不生黿忽有得者以獻

澄見而歎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言澄嘗與虎共升中堂一作臺澄曰變變幽州當大灾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還寺視佛象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及其未亂先從去矣即遣人辭虎曰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謬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
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
即自出宫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
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
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
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
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
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永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

恨先是建武十一年虎造紫陌浮橋於漳水上為澄先造生墓於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即為鑿壙塋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於鄴宮寺百官皆來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内置棺中為其理石作棺葬之為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稽顙曝露其日有二白龍降于祠下於是雨沛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報曰見澄攜一履去虎命掘塚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

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建武十二年從西而來日行七

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禀受教法行亦
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
州郡有異人至即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
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西沙門
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内造重閣高八九丈
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於時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為説偈
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説開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着藥小痛韜缺　而終得其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徃建業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

穴中弟子乃移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閒聞弟子敘述
開在中山每有神仙去来遥心敬悒及從役南海親與
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乃為之傳讃曰蕭哉若人飄
然絶塵外軌小乘内暢法身玄象暉曜高步是遵一作臻
飡茹芝英流浪岩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
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
開尸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
如蟬蜕耳乃為之讃曰物儁招竒德不孤立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履在林千載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為虎所重一日澄遣進詣虎啓事因言及隱士事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晉

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軺還其所止差一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軺命有所懸矣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但着麻襦布裳人遂稱之麻襦言語卓越狀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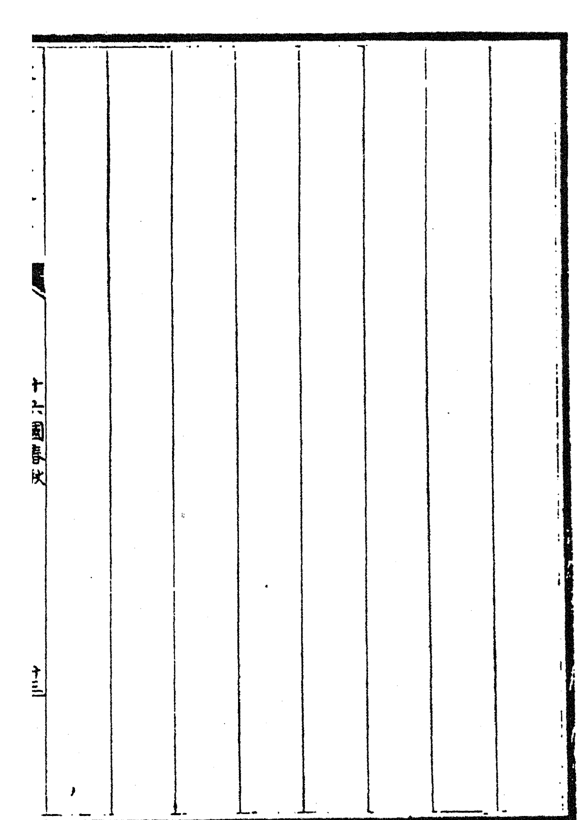
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詣虎先是佛圖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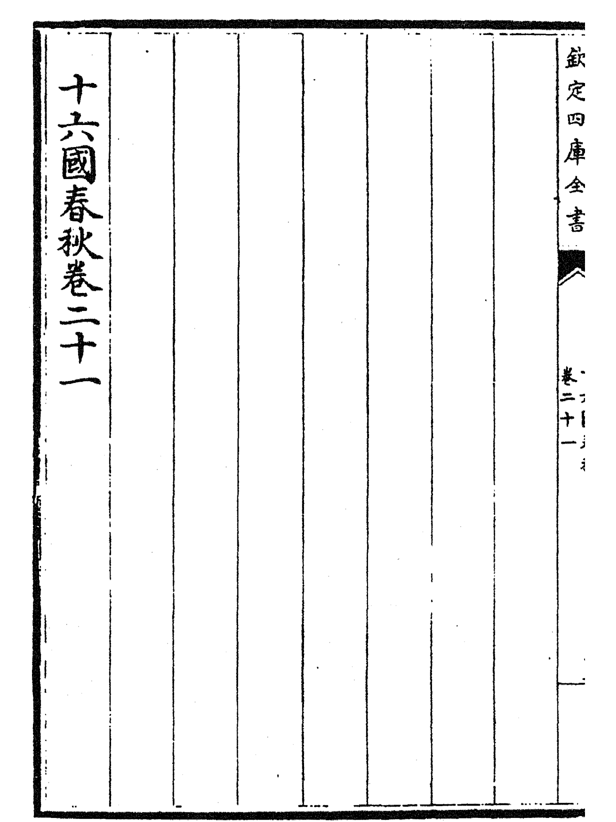
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九遊閶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虛遊閶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人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後慕容儁殺虎投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晉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徐仲

徐仲東莞人仕勒為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為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臙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

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説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身富貴生死大苦向得其邊忡還許之女便剪髮從澄及淨撿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得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虎甚敬之擢忡為黄門侍郎清和太守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一